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後西遊記 第二十回 黑風吹鬼國 狹路遇冤家

詩曰： 莫認身心都是空，空中原有去來蹤，
氣如蛇怒生炎火，吁作龍飛起黑風，
一念稍邪淪鬼域，寸心纔正入天宮；
要知仙佛真消息，不在乾坤在此中。

又云：

天無邊際地無涯，南北東西道路賒，
過去只如萍泛海，再來何異浪淘沙。
誰知緣孽疏難漏，豈料循環定不差，
多少大恩都莫報，偏於狹路遇冤家。

話說唐半偈師徒四眾，虧觀音菩薩甘露慈悲解厄，脫離火坑，依舊往西而行。大家在路上稱羨一回大仙的法力，又贊嘆一回菩薩的慈悲，又不覺行了幾個月程途。此時，正值殘冬，天氣甚短，師徒們行了數百里，忽然陰晦辨不出早晚。唐長老在馬上叫喚道：「徒弟呀！你看四野昏昏黃黃，就象晚了一般，須要早尋一個安身之處才好。」小行者道：「此乃荒郊野外，哪裡有個人家？要尋宿處除非趕向前去。」唐長老道：「這也說得是。」就要策馬前進。忽回頭看見豬八戒與沙彌落在後面，因催促道：「你們走路也要看看天色，如今已漸漸昏黑，怎麼還在後遲延？」豬八戒道：「師父，你也甚不體恤人！你騎著匹馬，師兄空著雙手，自然走得快。我們兩人挑著這擔行李，俗語說得好，遠路無輕擔，好不沉重，莫說天晚，就是夜了，也只好慢慢而行。」唐長老道：「我催你向前，不過要你努力，怎麼轉埋怨起來？」小行者道：「各人的前程。我們騎馬、空手走得快，只管走；他既懶惰，師父不要管他，憑他來不來。」便將手在馬屁股上打了一下，那馬就如飛一般往前去了，他放開腳步緊緊跟隨。

行不上數里，忽被一條大河攔路。唐半偈忙將龍馬勒住道：「履真，前面有大河阻路，卻怎生過去？」小行者道：「陸行車馬、水行舟楫，從來如此。前面既有河阻路，除了尋船渡去，再無別法。」唐長老道：「可知要船哩！只恐此處不是大路，又無人煙，哪裡去討渡船？」小行者道：「師父莫慌，待我到河邊去看看來。」即走到河邊，四下一望，原來那條河也不是直直長行的，也不是對面經過的，卻四通八達，竟不知何處是彼岸。正尋思間，忽看見一只小船在中流流蕩，忙招手大叫道：「那船快搖擺來！」連叫數聲，並無人答應。心下恐師父著急，只得將身略縱一縱，跳到那船上。再看時，纔曉得原是一只空船，又無櫓無篙無槳無舵，只掛著一個席篷，隨風吹來吹去，此時無風，故在中流蕩漾。小行者就取出耳中金箍棒來，將船撐到河邊，招呼唐長老道：「師父，有船了，快來，快來！」唐半偈遠遠聽見，忙自牽了龍馬走到河邊。正打算上船，只見豬八戒與沙彌挑著行李，沒命的趕將來，走得氣喘吁吁。看見唐長老已在船上，小行者正牽馬上船，一戒心下著惱道：「你們好公道心腸！竟自牽馬上船，想是不顧我們了。」唐長老似聽不聽，全不答應；小行者也不則聲，只是嘻嘻笑著。沙彌看見船要開，忙將行李挑上船來，豬八戒也只得跟了上船，也不下船，就在船頭上努起嘴來坐著。小行者遂將鐵棒往岸上一點，那只船早悠悠蕩蕩淌入中流。不期中流水深，鐵棒打不到底，那船又無櫓舵，便只在中流團團而轉。唐長老甚是著急，小行者與沙彌忙用鐵棒、禪杖在水上劃撥。獨有豬八戒努著嘴絮叨道：「天晚了，趕得好快，何不打著馬跑，卻在這裡打磨磨轉耍子！」唐半偈正在無法之時，又聽得豬八戒譏諷他，不覺大怒，喝一聲：「沒規矩的野畜生！」只這一聲還未曾罵完，空中豁喇喇忽生一陣黑風，揚沙走石，將天地都罩得烏暗。那只船席篷上得了風，其去如飛！也不辨是南是北，只聽得耳邊呼呼風響，一霎時就象過了幾千里程途一般。唐半偈雖說心無畏懼，然風波陡作，也未免慌做一團；幸喜小行者、沙彌兩邊護持定了，方合眼而坐。那豬八戒在船頭上，被船一顛一簸，坐不穩，竟跌下船來，嚇得滿口只念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。

不多時，風息了，大家開眼看時，那只船早已泊在岸邊，卻不是原泊之處。唐長老定了定神，問道：「此處不知是什麼所在，又不知可是西行大路，須問個明白才好。」小行者道：「此時昏天黑地，天又晚了，哪裡去問？只好且上岸去，尋個人家住下，再細細訪問不遲。」唐長老依言，大家一齊登岸，扶師父上馬，離卻河口。上大路四下一望，卻不見有人煙，再在前看隱隱似有城郭，但覺糊糊塗塗不甚明白。大家只得向前又行了半里多路，忽遠遠看見一駕牛車，載著許多人在前面行走，大家歡喜道：「有人問路了。」唐長老忙加鞭策馬，將及趕到面前，那駕牛車忽然不見。唐長老著驚，回頭問那三個徒弟道：「你們方纔曾看見麼？」小行者道：「怎麼不看見！為何一閃就不見了？真也古怪。」豬八戒道：「莫非我們見鬼？」正說不了，沙彌忽又指著道：「那前邊的不又是麼！」大家再看時，果然那一駕牛車又遠遠在前面行走，急急趕到前面，又不見了。大家驚疑，忽已走近人煙之處，再細細觀看，果然是一座城池。但那城雖也高大，卻荒荒涼涼，不甚齊整。城下兩扇門，半開半掩，雖有幾個人民出入，卻生得古怪怪，痴痴蠢蠢，不象個知世務的，便不去問他。師徒四眾，牽馬挑擔，一齊涌進城來。到得城中，便有三街六市，做買做賣，人煙湊集，與城外不同，但只是氣象陰陰晦晦，不十分開爽。正要尋人訪問，早有許多人看見他師徒們雄赳赳氣昂昂走入城來，便都圍攏來問道：「你們是哪裡的和尚？這等大膽！輒敢到我國中來。」小行者道：「天下路容天下人走，怎麼我們不敢來！」有幾個問道：「你們四個和尚象是活的。」小行者道：「這朋友說話卻也好笑，不是活的怎生走來？」又有幾個問道：「既是活的，到我這裡來做什麼？」小行者道：「我們也不是特特要來，因一時船上暴風起，吹到此處，天色又晚了，前去不及，故入城來，要尋個寺院借歇一宵，明日就行。你們此處哪裡有寺院？可指引指引。」又有幾個道：「我們這國中，又不生，又不死，也無仙，也無佛，哪有寺院！只有一座剎女行宮在慈恩街上，你們要借宿，只好到那裡權住一夜吧。」小行者道：「既有住處就夠了。」又有幾個說道：「住便住，只怕小人多，見你外方人，要來囉嗦，須大膽些，不要害怕。」小行者笑道：「若論膽子，也還略略看得過。」豬八戒道：「只有我的小些。」二人說說笑笑，竟簇擁師父往慈恩街來。到了慈恩街，果見一座宮殿分幽麗。怎見得？但見：

一帶紅牆，圍繞著幾株松樹；三間丹陛，盡種著五色曇花。當中惟巍峨正殿，並無外戶旁門；最後起輪奐高樓，亦有雕欄曲檻。左鐘右鼓，知是焚修之地；前幢後幡，應為善信之場。山門前不列金剛，自非佛寺；大殿上竟無老子，豈是玄門？陰氣騰騰，顯現出魔王世界；祥雲靄靄，獨存此剎女行宮。

師徒四眾走到行宮前，見天色晚了，也不管他是佛寺，是道宮，竟一齊牽馬挑擔走將進去，竟不見一人。走到殿上打算參拜，卻無三世佛像，止有一個龕子裡面供著一尊女像。唐長老看見，不知是甚麼出身，便不下拜，只合掌打了一個問訊，便領著徒弟走入殿後來，方看見一個老道婆坐在一條矮凳上，嘴裡喃喃的不知是念經念咒。看見他四眾人來，似驚似喜立起身來，迎著問道：「四位老師父從何處來？」唐長老忙答道：「貧僧乃大唐國差往西天去見佛求解的，因大風迷失了路，漂泊至此，沒有宿處；敢借寶宮暫住一宵，明日清晨就要西行。」那老道婆微笑道：「我就估你們不象是本國人。我的佛爺！你們怎麼到這個所在來借住？既來了，我怎好不留老爺們！既從中國遠來，又往佛祖處去，定有些道行，想也不妨。但我這行宮裡並無零星房屋，只好就在後樓上打個鋪吧。」唐長老道：「只要一席之地，可以容身便夠了。」老道婆遂指引四人往樓上去。豬八戒走到樓下，看見那樓梯高陡，使說道：「這樣高樓，這點點窄胡梯，我的身子又郎伉，怕人子，我不上去了，就在樓下尋些草打個鋪兒睡吧，又好看馬。」唐長老道：「上下總是一般，隨你隨你。」說罷就要上樓。老道婆留住道：「老爺們失路遠來，想是還未曾吃飯，待我煮些薄粥，與老爺們充充飢再上去睡吧。」唐長老合掌稱謝，就在樓下坐等。那老道婆到廚下去了半晌，方纔捧了一鉢頭粥，放在桌上說道：「老爺

們請粥。」上有四碗四箸，小菜也無一些。沙彌忙盛了一碗奉與唐長老。長老接了，念一聲：「阿彌陀佛！」就舉箸而食。小行者與沙彌也各盛了一碗自吃。惟豬八戒盛了粥拿在手中，囁囁嚶嚶道：「這等一個大寺觀，既肯齋僧，連素菜也沒一碗，這樣輕薄人。」道婆道：「怎敢輕薄老爺們，但這行宮乃是九幽真修之地，怎能有人間那些伊蒲供養？就是這幾粒米也還是山上帶來的，只好將就充飢罷了。」豬八戒道：「我方纔一路來，看見那些店上有多少點心素食，怎說沒有？」老道婆道：「老爺呀，那些鬼食豈是你們吃的！」豬八戒道：「怎麼吃不得？就是不美口，也還強似吃這碗淡粥。」唐長老聽了，大罵道：「饞嘴畜生！多感這女老菩薩，煮這樣好粥齋僧，已是莫大功德，你怎敢爭長競短！」豬八戒方不敢言語，看見他三人都吃完不吃了，就連鉢拿起來，就著嘴一口氣吃個乾淨，說道：「真好粥！就象飲湯。」那老道婆笑一笑，收了碗箸往廚下去了。唐長老就方便了上樓去。樓上是三間，中間供著一個女仙龕子，龕前掛著一盞琉璃燈。沙彌打開行李，就要攤鋪在東一間與唐長老睡。唐長老道：「這樓房中又無禪床，席地而眠起坐不便，莫若將蒲團鋪在中間琉璃下，待我打坐，你二人自去睡吧。」沙彌應諾，隨拿了蒲團放在樓中上面。唐長老抖抖衣服，竟向南端端正正盤膝坐下，小行者與沙彌自到東一間房裡去睡不題。

卻說豬八戒自走到廚下，向老道婆討了一把草，拿些喂了馬，餘下的就鋪在樓下靠壁。正打算睡覺，忽然肚痛要出起恭來。忙走出行宮門外，尋個空地出了恭，站起身來。此時纔晚，只見街市上燈火燦爛，遂走到市口上一望，只見那些茶坊酒肆中，吃茶吃酒的人出出入入，比日裡更加熱鬧。看了半晌，肚裡已有幾分垂涎，又走得幾步，只見一家子熱氣騰騰圍著許多人，忙走近前張看，卻是纔蒸熟的出籠饅頭在那裡賣。眾人也有買了去的，也有買了就在那裡吃的。豬八戒看得饞唾直流，忍不住也隨著眾人道：「化我兩個。」那賣的人聽見說「把我兩個」，只當做替他買，便拿兩個遞與他。他接在手裡，也不管好歹，竟三兩口吃在肚裡。吃完了，就象不曾吃的一般，忍不住又伸手說道：「再化我兩個。」賣的人又遞兩個與他。他接到手，不兩三口又吃完了，肚裡只覺不飽，又走近櫃邊。賣的人看見，只道他來還錢，因問道：「饅頭好麼？」豬八戒道：「好是好，只覺有些土氣息泥滋味。」賣的人道：「你這和尚想是不生胃口的！這樣好香甜饅頭，怎說土泥滋味？」豬八戒道：「方纔因肚飢吃得忙了些，不曾嚼出味來。你既有心布施，索性再化我兩個。」賣的人道：「師父不要取笑，我這些饅頭是賣錢的，怎說布施與化起來？」豬八戒道：「檀越不要取笑，我們做和尚的從來是化，怎麼說要起錢來？」賣的人聽了，著急道：「我在此開店多年，從不曾見你這懶和尚！騙了人家的饅頭吃在肚裡，怎說什麼布施！你豈不知國王的法度利害！若是騙詐財物，拿去打了還要問罪哩。」豬八戒道：「我們出家人，就見皇帝也要化他布施，莫說你們國王！況我又不是你國中人，你國王管我不著。」賣的人聽了，愈加著急道：「你原來不是我國中人。」遂跳出櫃來，一把扯住道：「快還我錢來！」豬八戒道：「我若有錢買饅頭吃，不做和尚了。」賣的人道：「憑你做和尚不做和尚，饅頭錢是要的。」豬八戒道：「若是定然要錢，我吃得飽，率性再賒兩個與我吃，我明日一總還你罷。」賣的人道：「你又不是我國中人，除與你哪裡來討？」豬八戒道：「我就住在轉彎刹女行宮內，明日來討就是。」賣的人道：「你方纔說做和尚的沒有錢，明日討難道就有了？若明日有，何不今日與我？」豬八戒道：「你不知，一路上遇著善人家齋僧，有些餽錢都是師父收著，故許明日討還你。」賣的人哪裡肯信？只是扯著不放。豬八戒被扯急了，將手一擺，本意只要掙脫走路。不期力氣大，將那賣的人一個筋斗直跌去有丈餘多路。那賣的人被跌重了，爬不起來，只坐在地下屈天屈地叫喊。眾人看見忙來攙扶，豬八戒乘著人亂，竟一道煙溜回刹女行宮，鋪開草睡去了。

賣的人正坐在地下叫喊，恰恰撞見國王的黑孩兒太子，帶了許多跟隨，打著燈籠火把出來遊戲，忽看見有人在地下叫喊，便問道：「你為何叫喊？」賣的人道：「小人靠賣饅頭為生，忽有一個不知姓名的和尚走來，騙了四個吃在肚裡，竟不還錢。小人向他討錢，他錢倒不還，倒把小人打傷在此。」太子道：「你就該說國王法度利害。」賣的人道：「小人也曾說過，他說他不是國中人，國王管他不得。」太子聽了大怒道：「既到我國中，就是我的治下了，怎麼管他不著！他如今住在哪裡？」賣的人道：「他就住在刹女行宮。」太子就吩咐手下跟隨道：「快到行宮裡，與我將那騙饅頭吃的和尚拿來，可帶這人去作眼。」跟隨得了言語，就有數人拿著火把，幫著賣的人一齊跑到行宮裡來。殿上不見，就往後樓尋來。剛到樓下，就聽得鼾呼之聲，眾人將燈火一照，賣的人早已看見豬八戒在壁邊草裡，抱著頭，曲著腰，象狗一般睡著。便叫一聲道：「在這裡了。」眾人聽見，不管好歹，跑到草鋪前，扯頭的扯頭，扯腳的扯腳，正望扯他起來。不料豬八戒身子即忮粗重，幾個人哪裡扯得他動，只是東推西搯。原來豬八戒吃了四個饅頭，心中一時迷悶起來，放倒頭就睡著了。正沉沉好睡，忽被眾人推來搯去，將他弄醒了。心下焦躁，不覺將腰一伸，腳一登，早把那些人登得跌跌倒倒，滾成一團；再豎起頭來，把兩只蒲扇耳朵一頓搖，那些人爬起來看見，又嚇得屁滾尿流，大家往外亂跑，連燈火都撞滅了，因悄悄的逃了出去。豬八戒再睜眼看時，一個人也不見了，乃連聲道：「啐啐啐！我只道著鬼，原來是做夢。」走到階前撒了一泡尿，依舊去睡了。

眾人跑了出來，忙報與黑孩兒太子道：「那和尚生得醜醜，象一個野豬精，身子又即忮，任你扯拉也扯拉不動；扯拉急了，他坐起一頓搖頭擺腦。小人們若是膽子小些，已被他嚇死了。」太子道：「胡說！待我自進去看。」眾人道：「小大王不要進去吧，那和尚又醜惡又粗鹵，恐怕他驚嚇了。回宮時娘娘要怪小的們不稟知。」太子道：「既是這等，不要聲張，待我悄悄進去看一看，便有處治。」眾人不敢違拗，只得悄悄隨太子進行宮來。到得樓下，早聽得豬八戒又打鼾呼。太子輕輕走到面前一看，見豬八戒睡得沉沉，因低低吩咐眾人道：「可取兩條粗麻索來，乘他睡熟捆起來，便不怕他了。」眾人領命，果然取了兩條繩索來，俱打了活結，一條從頭套在上半截，一條從腳套在下半截，漸漸收攏來，連手都縛住了，然後橫三豎四滿身都捆起來。豬八戒竟不知不覺，只是酣酣的打呼。太子看了道：「這和尚怎如此潑皮？」又吩咐眾人可取繩杠來抬了，回宮去慢慢的擺布他。

眾人見將他綁得緊緊的，料想不能掙脫，遂大著膽用四條扁擔擡著八個人，竟抬了回宮去。太子也就跟了回來，坐在潛龍殿，叫將這和尚抬到階下。再看時，昏昏沉沉，尚還未醒。太子叫人取出牛皮鞭來，照著他屁股亂打。打了七、八下纔痛醒了，說道：「是哪個？不要取笑。」太子也不答應，只叫再打。又打了五、六下，打得有些辣豁的，方要用手去摸，一時手撒不動，急開眼看時，纔知被人捆綁。又看見太子坐在上面，便喊道：「你這小哥兒，我又不認得你，你為何將我捆起來惡取笑？」太子道：「你這野和尚是哪裡來的？怎敢在我國中騙人饅頭吃？」豬八戒道：「做和尚全靠化齋度日，那饅頭是我向他化吃的，怎說是騙？」太子道：「饅頭也還事小，你怎說我國王管你不著？」豬八戒道：「我們出家人超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，從來無拘無束；就是天上神仙也管我們不得，莫說你這陰山背後的國王！」太子道：「你這游方和尚原來不知，我這國王不比凡間國王，乃大功修來，一怒而天下懼，好不利害！」豬八戒道：「縱利害也只好嚇鬼，卻管我不得。」太子聽見說出「嚇鬼」二字，便滿心大怒道：「這和尚怎敢惡語傷人？你說管你不著，且打你一頓出出氣。」遂叫左右，將大棒夾頭夾腦亂打。豬八戒被打急了，要用力迸斷繩索，爭奈繩索粗，又橫捆豎縛不是一條，一時掙不脫，只掙斷了頭上的兩根，露出頭來大聲吆喝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怎敢在家關著門兒打和尚！」太子聽了愈怒，叫人更加毒打。呆子打急了，一發吆喝。早驚動了國妃玉面娘娘，問宮娥道：「這時候皇宮中是甚人叫喊？」宮娥稟道：「是犁駁殿下拿了一個和尚，在潛龍殿拷打，因此叫喊。」玉面娘娘道：「王爺最惱的是和尚，這是哪裡來的？待我去看來。」便叫宮娥打著兩對宮燈，輕移蓮步，自走到潛龍殿來。太子看見，慌忙起身迎接，讓妃娘娘坐下。娘娘先開口說道：「這和尚因甚事得罪，拿他來拷打？」太子道：「娘娘不知，這和尚甚是無禮。他誑騙民間的饅頭吃已有罪了，又毀罵國王只好嚇鬼，所以孩兒拿他來拷打。」娘娘道：「如此無知，自然不是國中和尚，本該重處。但看仙佛面上，饞怨些也罷了。且問他是哪裡來的？」宮娥得旨，因走下來問道：「你這和尚，娘娘問你哪裡來的？」豬八戒聽見說娘娘問他，便賣起俏來，低聲柔氣的說道：「我這和尚，外貌看來象個游方行腳的模樣，若仔細體認卻實實有些來歷。我家父乃西方淨壇活佛，家師乃東土禪師，師兄乃花果山天乙後代，師弟乃流沙河羅漢門人。今奉大唐天子命令，往靈山拜求如來經文，一路上逢著仙鄉佛地，皆盡心供養，以求福庇。你們何等之人，輒敢肆行拷打，獲罪招愆？」娘娘聽見說出來「求經」二字，便不覺變了顏色，走了起來道：「待我親看一看。」眾宮娥忙移宮燈，引娘娘到檐前來看。

此時，階下火把照得雪亮，豬八戒見娘娘來看，認做好意，忙豎起頭來，搖著兩只蒲扇耳朵叫道：「娘娘慈悲，救度了我和尚吧！我和尚實熬不過了。」娘娘抬頭看見這般嘴臉，嚇得倒退了幾步，若無宮娥攙扶，幾乎跌倒。問道：「你這和尚姓什麼？」豬八戒道：「姓豬。」娘娘道：「莫非就是豬八戒麼？」豬八戒只道是好意，便冒認道：「我正是豬八戒。」那娘娘聽見說是豬八戒，一霎時柳眉倒豎，星眼圓睜，大恨一聲道：「一般也有今日。」隨吩咐左右道：「快加上一條繩索，緊緊綁了，莫要疏虞被他逃去！」太子忙問道：「娘娘為何認得這和尚，有甚深仇，這等惱他？」娘娘見問，不覺大哭起來道：「我兒你年紀小不知，當初我在積雪山摩雲洞初招你父王之時，大享人間之樂。不期有個唐僧，路阻火焰山，不能過去，要求你父王的扇子去滅火，你父王不肯借他，與他大徒弟孫行者日日賭鬥不歸。這豬八戒乘著我家無人，就帶領了許多陰兵殺到我家。我倉卒間不曾防備，竟被這廝一釘耙傷了性命，以致我在泉下受了數□年沉淪之苦。後來，虧你大母妃修成了仙道，你父王感佛恩登了王位，我方脫離苦境，重入王宮。此一等仇恨，終心不忘，今幸狹路相逢，安能饒恕！明日稟過父王，將這廝碎尸萬段，以報此仇。」

豬八戒在階下聽得明明白白，纔知道冒認錯了，忙分辯道：「娘娘不須動怒，我又不是豬八戒。」娘娘道：「你方纔親口招稱是豬八戒，怎麼又賴？況你那一張長嘴，兩只大耳朵，我切切記得，還要賴到哪裡去！」豬八戒道：「娘娘性急，不曾聽完了，我說我是豬八戒的兒子豬一戒。長嘴大耳，雖然種類相似，但我豬一戒年紀小，比我老父親俏麗許多哩！娘娘若不信，求高抬貴眼，再看一看便知端的了。」娘娘道：「你既是他兒子，俗語說，父債子還，卻也饒你不得。」豬八戒再三哀求，娘娘絕不開口，便著了急發話道：「你母子一個是婦人家，一個是孩子家，全不曉事。莫說乘我睡著了捆綁將來，便欣欣得意，要算計我。我雖落你套中，須知我大師兄孫小行者乃孫大聖的子孫，他那一條鐵棒，一路打得鬼哭神號，何況你些些小國。他若知道我被你們拿來，他只消將金箍棒略動一動，包管你一國人都要斷根絕命了。」娘娘聽了，半晌低頭不語。太子寬慰道：「娘娘不要害怕，這是和尚說大話。」娘娘道：「雖是他說大話，我還記得那孫行者尖嘴縮腮，果有本事，你父王何等英勇，還殺他不過。他師兄若果是孫行者子孫，便要防他。」太子道：「娘娘不必憂心，孩兒自有處置。」娘娘道：「怎生處置？」太子道：「他們今夜睡在剎女行宮，到半夜後乘他睡熟，待孩兒差些有手段的陰兵，去將他們師徒們迷倒，一並捆來殺了，豈不美哉！」娘娘聽了大喜道：「吾兒此計大妙，快去行事。」正是：

無窮舊恨添新恨，不了前仇接後仇。

不知太子遣甚陰兵，怎生迷惑，且聽下回分解。